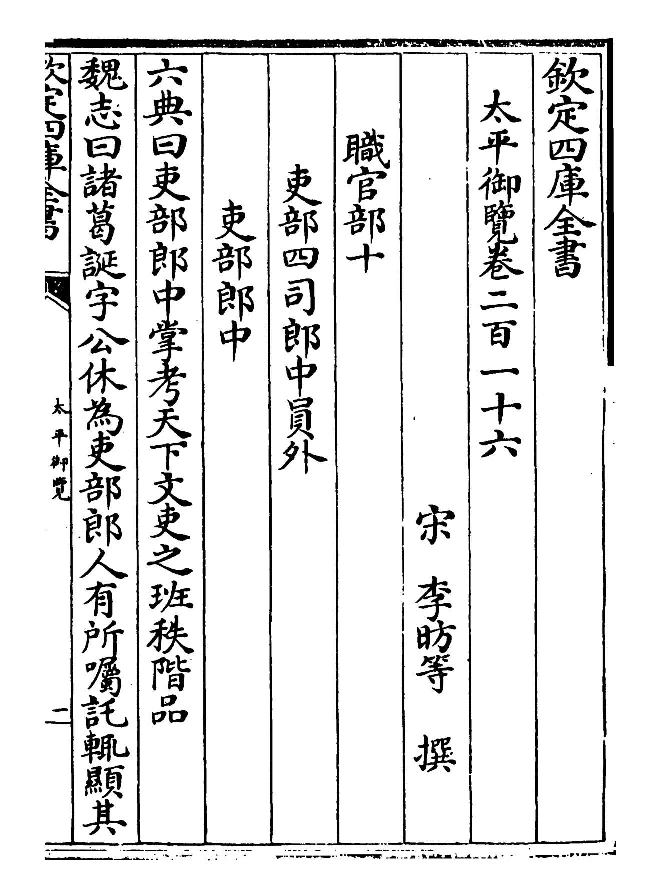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

吏部四司郎中員外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階品

魏志曰諸葛誕字公休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

言而亟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群寮莫不慎其所舉

魏志曰袁侃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同當興廢之間人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選部郎號為清平

魏氏春秋曰許允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名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守雖限滿

文書先至年限在後其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
釋遣出望其衣歎曰清吏也
蜀志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質而好學言稱詩書
愛惜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
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
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列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
戾屈而謝之
晉書曰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明雅邁

時念多所乏人今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遷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序華競存公平而塞私謁是以群才罔不畢舉

又曰吏部郎缺文帝問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

又曰徐寧少知名為輿縣令時廷尉桓彞稱有人倫鑒識䕶軍庾亮每屬之訪一佳吏部郎彞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

似廨署訪之云是與縣乂乃造之寗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乂大賞之結交而别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亮問所在乂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所應無不必無徐寗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又曰杜錫字世嘏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頴悟二十四爲吏部郎

又曰李胤爲吏部清慎選舉號爲廉平

荀綽晉後畧曰武含字景緯官歷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以母在日誨云汝脩其志仕當為尚書郎懼進叙有違前言乃辭常侍為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為吏部郎銓管之任甚有稱譽性清約不理産業為郎不免饑乏王導庾亮以其名士供給衣食放由是得立

又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泰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

之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縳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宋書曰王僧綽為吏部郎叅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来此傾朝相送可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彦徳也昔殷

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舡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君平生云揚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何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

又曰王悅之為吏部郎隣舍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願當之

又曰袁淑為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

齊書曰陸慧曉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為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歴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誚問慧曉謂

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

又曰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中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循之讓黄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宜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孫興公孔覬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耶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别有意豈闗官

之大小

梁書曰顧憲之字士思為吏部郎初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為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為吏部尚書抅資次而已當代謂為不能

後魏書曰宋繇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

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

又曰鄧淵博覽經書長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為吏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叅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

又曰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為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亮字敬儒自叅選事垂將二十年廉慎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

又曰韋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官吏皆有定價

王蘊別傳曰蘊字叔仁為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滞曽下鼓急出日昃乃至家去臺數里髙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録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晉懐帝永嘉官名曰吏部郎太原温畿字元甫世論以其為人夷曠似玉

郭子曰劉道貞少時漁釣草澤善歌嘯聞之者莫不留

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其不飽又進一豚又食半餘半還之後道貞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貞乃超用之兒不知所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齎牛酒以詣道貞道貞笑曰去去無可復相報者

世説曰山濤舉阮咸為吏部郎白曰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

山濤啟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已下情偽又難吏部

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能正人議郎杜黙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諒中郎陳淮皆有意正又其次不審有可用者不

袁宏與謝僕射書曰聞見擬爲吏部郎不知審爾果當至此誠相遇之過

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賓實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散職自非季重清識李毅恬正何以區分管庫式鑒胥吏

吏部員外郎

六典曰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掌判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覆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焉一人掌判曹務凡預太廟齋郎帖試如貢舉焉

唐書曰崔郾為吏部員外奸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為時所稱

五代史後唐書曰蕭頃遷吏部員外郎先是張濬由中

書出爲右僕射曲爲朱温判官高邵使祖㢈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稱无例濬指揮甚急吏徒惶懼頃乃判狀云僕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宫舊儀濬聞之慙悚致謝由是名振

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

六典曰司封郎中員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從一品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

二千戶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五品食邑三百戶

職員令曰司封郎中掌封墨皇宗諸親內外命婦及國官邑官告身并選流外親品等第等

司勲郎中　　司勲員外郎

六典曰司勲郎中員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勲級凡勲十

有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一轉柱國十轉為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為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為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比從七品

考功郎中

六典曰考功郎中員外郎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

應考之官皆具録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對衆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

唐書曰代宗幸陝考功郎中裴諝步懐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見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

考功員外郎

唐書曰席豫襄陽人周湖州刺史固七世孫近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開元中累官至考功員外郎典舉得士

為時所稱
唐書曰孫逖為考功員外郎選貢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則杜鴻漸至宰輔顔真卿為尚書後年拔李華蕭頴士趙驊登上第逖謂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綸誥
又曰劉思直宋州寧陵人也遷考功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直始也
又曰鄭澣為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

其敏識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為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權倖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臨之初用為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誡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

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如此則教化不立矣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伣等作相已来未聞奬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禄養交者使尸禄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伣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册是陷君

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潁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亟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

朝有懇激事君之禮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
上上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
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縁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
贓處死准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
翬帚道沖帚正牧皆以犯贓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
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
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脩舉合考中上以其
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

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令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爲罪不懼言之爲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縁限在今月内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已下官續具條流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濔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

唐新語曰李迥秀任考功員外知貢舉有進士姓崔者文筆非佳迥秀覽之良久謂曰清河崔郎儀貌不惡𩕳

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何處量豈必須進士再三諭而遣之閒者大噱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十七至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五

兵部尚書

兵部侍郎

兵部四司郎中員外

戶部尚書

戶部侍郎

戶部四司郎中員外

兵部尚書

六典曰兵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武官選授及地圖輿馬甲仗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五代史晉史曰王權轉兵部尚書高祖徳契丹屈節以事之馳騆乘軺道路交織一日勅權為使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自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

耄矣豈能稽顙於窮廬之長乎違詔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以楊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弘禮每入叅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又曰崔湜遷兵部侍郎父挹為禮部侍郎父子同為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　兵部員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品衛府之名數一人掌判簿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

職方郎中　職方員外郎

六典曰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

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外夷每有蕃客至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脩圖以進

周禮曰夏官職方氏中大夫之職掌天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駕部郎中　駕部員外郎

六典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廐牧官私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

北史曰馮子琮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曽閱簿

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

隋書曰辛公義為駕部郎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疋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庫部郎中　庫部員外郎

六典曰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戎器儀仗為元正冬至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

宋書曰文帝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顧琛

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多祕不言帝既問失言及琛詭對甚善之

又曰江智淵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

唐書曰孔若思遷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滿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戶部尚書

六典曰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

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漢書曰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吳志曰孫休初即位戶部尚書階下讀奏

梁書曰到溉為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蒞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

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又曰何脩字子季為左民尚書後辭官隱於若邪山雲門寺勑給白衣尚書禄脩固辭

又曰到溉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溉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

又曰周弘正為左民尚書夏月著犢鼻褌衣朱衣為有

司所彈其放達如此

戶部侍郎

唐書曰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嘗與嚴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一卷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為岐州刺史

又曰李絳為戶部侍郎嘗因次對憲宗曰戶部比有進

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户部錢獻入内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上聳然益嘉其直
又曰長慶中孟簡代崔群為户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者别居一署謂之左户元和以還號為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去
又曰張平叔長慶中為户部侍郎平叔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便僻雜以優諧或自稱老奴無復大臣之體

嘗奏事卑降階復昇又有論奏俳謔輕脫上每為笑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諠肆無忌請變摧鹽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月内制出輙疑授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庾敬休字順之為戶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禄米以救貧人從之

戶部郎中

六典曰戶部郎中員外郎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凡天

下大道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

隋書曰高構徵拜比部郎尋轉民部時内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争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名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書曰韋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

至戸部郎中善於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為戸部有二妙

戸部員外郎

唐新語曰吕太一遷戸部員外戸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戸部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度支尚書

晉書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荅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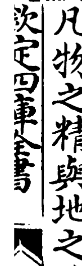
又曰當陽侯杜元凱為度支尚書内以利人外以救邊備物致用以濟當時之益者五十餘條

朱鳳晉書曰文帝立度支尚書軍糧計校一由之以司馬孚為之

晉起居注曰咸寧五年詔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匱不唯天時乃人事有不盡也故揔要者正在度支尚書也其以散騎常侍中書令張華為度支尚書

後魏書曰陽平王子匡除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夕傾憚惟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輿棺詣闕論之

隋書曰長孫平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



巳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度支郎中

唐書曰崔仁師為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黄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

六典曰度支郎中員外掌判天下租賦少多之數物産豐約之宜水陸道路之利每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國物之粗與地之遠者以

供軍皆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制之

度支員外郎

唐書曰張濬為度支員外郎黄巢將逼關輔濬託疾請告侍其母挈族避亂商州賊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頓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之曰卿為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為塵吏安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

金部郎中

金部員外郎

隋書曰盧昌衡字子均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明矣

六典曰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司其簿録

倉部郎中

六典曰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判天下倉儲受納租稅出給禄廪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歳再給之

唐書曰畢諴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惟諴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

倉部員外郎

唐書曰長慶中孟簡遷倉部員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驟為戶部侍郎簡為其屬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黙言於宰相韋執誼換刑部員外郎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七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六

刑部尚書　刑部侍郎

刑部四司郎中員外

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禮部四司郎中員外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工部四司郎中員外

刑部尚書

六典曰刑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刑法及徒隷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唐書曰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鞭婦致死者

府斷以償死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減死

又曰李適之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

刑部侍郎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張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寮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太宗既盛怒竟

斬於市籍没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當時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又曰劉瑑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集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　刑部員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二員掌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戸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

唐書曰長慶中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雲陽縣

民人張蒞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蒞乗醉拉憲氣息將絶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蒞角觝力人不敢搊解遂持木鍤擊蒞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身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依常律即買德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蒞是功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訓諸罰有權今買

德生被皇風幼符在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具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勑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是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都官尚書

南史曰徐孝克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

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閤道年久代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着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没或門閤自然開閉居者多死云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袄變皆息時人咸以為直正所致

梁書曰羊侃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居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允候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直正

後周書曰梁元帝以沈重領江陵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察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

比部郎中　比部員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員外郎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内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凡内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爲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爲差

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竒之擢爲比部郎中

李綽尚書故實曰杜牧嘗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郎中

司門郎中　司門員外郎

六典曰司門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諸衢門及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十有六而爲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衛止禁者周禮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禮部尚書

六典曰禮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禮儀祭饗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尚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家語曰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飭謂整攝

後魏書曰孝文車駕征馬圈蛩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部弁頓首辭謝東晉始置祠部尚書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同東晉至隋乃更爲禮部尚書

禮部侍郎

唐書曰常陟爲禮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輩尤鑒於文雖

詞人後生靡不諳練曩者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目不盡其才陟先責舊乃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然後依常式考覆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又曰賈至轉禮部侍郎是歲至以時艱歲歉舉人赴省者奏請兩都分試從之兩都試舉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禮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游馳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讌集罕肄其業郢性剛

正尤嫉其風既領職拒絶請託雖同列通熟無敢言者志在經義專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又曰貶劉太貞爲信州刺史太貞爲禮部侍郎性怯懦詭隨其掌貢舉宰臣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又嘗敘陳少遊勲勣擬之桓文大拓物議因斯貶

禮部郎中

六典曰禮部郎中員外郎掌二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

辨其名數

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構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畧誦上口遂拜爲儀曹郎

禮部員外郎

唐書曰常叔夏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　祠部員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祭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爲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五岳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

梁書曰賀德基少遊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車
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
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
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德
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
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世閥

主客郎中

主客員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員外郎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

後漢書何遠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無所就由是名重華夏起家爲尚書主客郎

膳部郎中　膳部員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滌養之數省閲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

五代史後唐書曰膳部郎中鄭𬘬先奏諸司諸使職掌人吏乘暖坐帶銀魚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

別汙染時風請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書覆爲不可趙鳳亟言於執政曰此禮誡人不可不切爲權吏所庇竟寢其事

工部尚書　　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隋書曰長孫平爲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汚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寛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不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唐書曰閻立本代兄立德爲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爲八

座時論榮之

五代史晉書曰裴皥知貢舉擢桑維翰進士第後維翰居相位徵拜皥工部尚書舍於相國寺維翰謁之不迎不送問之荅曰皥見維翰於中書曰庶寮也維翰見皥於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五代史周書曰盧文紀嗣業之子爲工部尚書時新除工部郎中于鄴公叅文紀文紀以父名同音不見或謂鄴曰南宫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叅何

以省上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遂經於室其甥鄭鐐以
事聞謫文紀爲石州司馬

工部郎中　　工部員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員外郎掌經營興造之衆務凡城池
之修濬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凡興建修
築材木工匠則下少府將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　　屯田員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

邉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收率等威取决焉諸屯田役力各有程數

三國典畧曰裴讓之十七舉秀才爲屯田郎中與祖珽俱聘宋邢邵省中語曰多奇多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讓之弟讞之諏之納之謁之並清立楊愔曰河東上族京官不少裴讓兄弟都無鄉音裴文季爲不亡也

隋書曰柳彧爲屯田郎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

高頻子弘德封應國公中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吏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外門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内門又施事竟不行頻聞而歎伏

唐書曰沈扶字雲翔太和初爲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撫使至鄧州奏内鄉縣行市黃澗兩場倉督鄧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運到糙米至淅川縣於荒野中囤貯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裛爛成灰塵度支牒徵元掌所由自貞元二年鄧琬父子兄弟至玄孫相承

繫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孫及玄孫見在枷禁者勑曰如聞鹽鐵度支兩使此類極多其鄧琬等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禁繫三代瘐死獄中實傷和氣鄧琬等並疏放天下州府監院如有此類不得禁經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聞物議嘉扶有宣撫之才

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辨其時禁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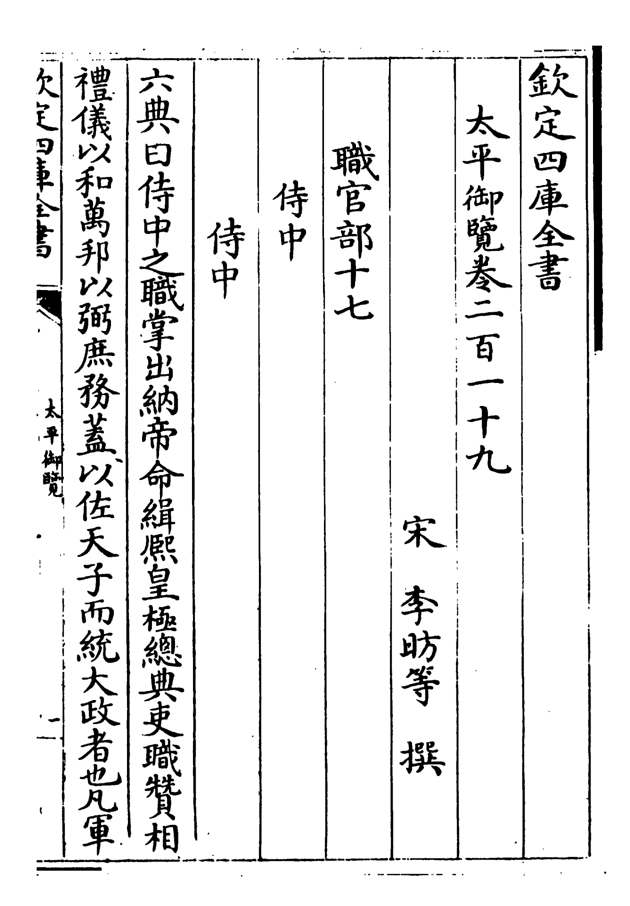
水部郎中

六典曰水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山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坎河渠凡舟檝溉灌之利咸總而舉之

水部員外郎

梁書劉孝綽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勅荅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七

侍中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蓋以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

國之務與中書令叅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也金蟬有貂金取堅剛百錬不耗蟬居高食潔目在掖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兹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

史記曰二世用趙高計不恙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

漢書曰張彭祖宣帝時爲侍中少與帝徹時同硯席書

以舊恩封侯出常叅乘

又曰史丹元帝世爲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爲侍中

又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

又曰孝惠時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矣

又曰張良子辟疆年十五爲侍中

又曰上官桀隴西人爲中廐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

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惶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爲忠親近之爲侍中

又曰衛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爲侍中綠車載送衛尉府如淳曰載以皇孫車寵之也

東觀漢記曰戴憑字次仲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

窮戴侍中

又曰馮魴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後漢書曰趙典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泥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又曰楊震孫竒靈帝時爲侍中帝常從容問竒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强項真楊震子孫强項言不低屈也光武謂董宣爲强項令也

又曰朱穆因進見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省覽）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傳通）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傳聲令出也）良久乃趨而去

又曰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

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主之謂也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蟬𨻶上問貂璫何法不知所出又問地震云不為灾還宫乃左遷議郎

又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續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

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内故謂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時屬少府亦無員駕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劒叅乘與中官俱止禁中

謝承後漢書曰公孫曄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所陳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深見省納

又曰劉淑為侍中朝夕建議竭忠於朝補政二百餘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詔問焉

又曰周舉字宣光時詔遣八使廵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拜舉侍中與杜喬周翊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太尉長史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迺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使含之雞舌香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過得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賴僚友諸賢問其得

失求視其藥及口香共笑之吏爲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

漢官曰侍中殿下稱制出則叅乘佩璽抱劒

又曰史丹爲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應邵曰以青規地曰青蒲

漢官儀曰侍中秩千石黄門有畫室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

漢舊儀曰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禄大夫爲之

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
坐則伏茵
漢書典職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洞達仰瞻俯
視切問近對喻指公卿員八人在尚書僕射下尚書上
漢雜事曰金敞為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
園敞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盧毓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

就毓上論曰古今制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曰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爲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駮易

又曰劉暱字子陽爲侍中在朝畧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暱荅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成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强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弛廢方興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蘇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寮嘗枕則膝卧則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遷侍中於時帝欲徙冀州戶十萬實於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又曰蘇則與吉茂同隱於太白山後則爲侍中侍中舊

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茂見則嘲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也

蜀志曰宗預字德艷南陽人也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爲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蓋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爲侍中

又曰關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

冠爲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用

又曰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

晉書曰王濟字武子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

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

又曰沈演之爲侍中衛將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爲優重此蓋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又曰陸玩遷侍中玩雖登公輔謙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

又曰常誕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爲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

又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

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翜字謀遠爲侍中蘇峻作亂王師敗績火及宫室翜手抱天子登太極峻兵入叱翜令下翜不動曰蘇冠軍未覲至尊軍人豈得逼斥宫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極峻執政猶以爲侍中

宋書曰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爲侍中吳郡太守自玩至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又曰劉湛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

帝於六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

又曰殷景仁遷侍中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綽遷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謙早達逡巡良久乃荅其謙虚自退若此

又曰謝莊爲侍中領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宴從容曰卿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

又曰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闉偃將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華等每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貂置案上

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江淹累遷侍中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採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南史曰謝朏音斐爲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

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齊職儀曰魏侍中掌儐賛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劒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侍郎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也

又曰東漢侍中便蕃左右與帝升降法駕出多識者一人叅乘兼負傳國璽操斬蛇劒

南史曰朱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歴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書曰蕭玠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玠爲之玠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任重之

又曰王訓字懷範爲侍中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彦

回宋明帝時爲侍中

又曰柳慶遠爲侍中嘗失火禁中驚懼帝悉斂諸門鑰問柳侍中何在至即悉付之

後魏書曰羅結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内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齊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叅與諸公論國政也

唐書曰魏徵代王珪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决者詔徵評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服

又曰楊師道爲侍中性周愼謹密未嘗漏泄内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語嘗曰吾少窺漢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樹每欽其餘風可庶幾也

唐書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

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

華陽國志曰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苑隆言堯舜至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寛字叔文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人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者知我所來時寛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齊戒不嚴則女人見

又曰李固字子堅諫帝云臣一日會朝中見諸侍中皆

諸家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葉
侍中
文士傳曰張衡拜侍中恒居帷幄從容風議拾遺左右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大始七年爲侍中詔書曰濤清風
淳履思心通遠宜侍帷幄盡規左右
顏含别傳曰顏髦字君道儀狀嚴整風貌端美大司馬
桓公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舌機要

魏明帝先賢傳曰盧植字子幹拜侍中逆臣董卓議欲廢帝群僚之士唯卓是順獨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議郎彭伯群與卓親入爲卓議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紀盧侍中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則天下怖卓遂止

孔叢子曰孔臧與子琳書侍中安國特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親汝所見

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風后爲黄帝侍中周時

號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復古冠貂蟬漢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語林曰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不醉不出後臨出拜殆不復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勑左右疏其語

續搜神記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夢老公授藥與

之服此當生貴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摯虞决疑要注曰晉武帝時彭權爲侍中帝問侍臣旄頭之義何謂邪權對曰秦紀云秦國有竒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使虎士執之以衛至尊

山公啓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並缺皆顯職宜必得其人右軍裴偕通理有才義僉論以爲侍中才又啓云詔侍中缺當復得人誰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衛將軍王濟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傅咸詩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内也國子祭酒王
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
賢相得甚欣咸亦慶之乃賦詩以申懷曰吾兄既鳳翔
王子亦龍飛雙鸞游蘭渚二難揚清輝
梁王筠爲從兄讓侍中表曰至如先勳舊儒之冑積德
累仁之基九世七葉之華相韓事漢之貴不然則子駿
之學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辨識無滯次仲
之解經不窮然後可以喻旨公卿問對帷扆陪六尺之

興通四方之意求之徵臣此途頓隔

梁丘遲為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曰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隕穫累心躡屩晚年豈以克諧有念易農伊泰仕馬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旌百越值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菅蒯靡遺今伯運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闢實在得人況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齊邢子才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貂蟬映首日月在躬冠蓋庶寮跨躡多士雖智慙量力明闕自知在梁

之譏無待諠譁之議素飡之貞豈須噂喈之口何悟天情方眷復延令寵遂總録百揆寅亮萬機文昌治本得失所繫用才長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膺兹位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十九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八

中書令 中書監

中書侍郎

中書令

六典曰中書令之職掌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

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漢書曰司馬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

又曰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坐腐刑爲黄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以恭爲令君防爲僕射恭死君防代爲令貴倖傾朝百寮皆敬事

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爲右曹又稱西掖

吳録曰紀隲字子上景皇時隲父亮爲尚書令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

吳志曰胡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

又曰張尚有俊才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爲侍中中書令

又曰蔡欵字文德歷位内外以清貞顯於當世衛尉領中書令

晉書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少而標邁不循常貫文義並

所不長而能撮其勝會故爲一時風流之冠獻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謂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中嘗爲此官至珉復居之時人以爲弈世令望

又曰王獻之爲中書令啓瑯琊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固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叅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嶠爲中書令荀勗爲監嶠意抗直鄙荀巧佞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乃使異車

臧榮緒晉書曰潘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為事永興末為

中書令

晉陽秋曰王洽除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辭之從兄朗之遺書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顯要任敢不敬以先旨為弟啓義讓之路乎若吾年至四五十之間雖復令超登公輔亦非吾所豫況降此以還者耶洽遂不拜

又曰溫嶠上疏曰臣才短學淺文義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重輕豈唯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

妄居斯任累辭得止

晉中興書曰肅祖以温嶠爲散騎常侍侍講大寧初手詔曰卿旣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今欲以卿爲中書令朝論咸以爲宜

又曰王洽字敬和顯宗加王洽爲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昔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衞將軍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

以親居之固讓

晉令曰中書爲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晉制曰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

玉乘軺車

晉諸公讃曰陳准爲中書令張華爲監准與華俱處機

密而推崇之每直日有詔書無小大輒先示華了不措

意華得詔書不以示准省中號准爲中書五郎其從容

如此

又曰懷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

宋書曰傅亮永初元年爲中書令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

宋泰始起居注曰王言之職總司清要中將軍丹陽尹王景文夙尚弘簡情度淹粹忠規茂績實宣國道宜兼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齊書曰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崔鴻後趙録曰徐光字季武頓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賜衣服遷爲中書令

後魏書曰任城王澄爲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朝見澄

音韻道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彛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

又曰高允高祖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能書諫之懼人知惡而於家内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巳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周

聞者皆言説無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向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力勞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媿乎於是拜允中書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爲中書令高宗重之不名恒呼爲令公

又曰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

貧布衣妻子不粒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衣被褞袍厨中鹽菜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疋粟千斛

唐書曰武德年嘗有勑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勑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構事涉安

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勅臣必審勘使與前勅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卧内謂之曰卿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蜀主託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之事汝無憂矣

又曰神龍元年改中書令曰紫微令

又曰開元二年紫微舍人六員每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盡臣今商量其事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狀連本狀同奏若狀語交牙恐煩聖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奏聽進止則人各盡能官無留事勑曰可

又曰張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

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薛瑩條列吳事曰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才
嫻於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别傳曰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學廣贍
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叅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郭頒魏晉世語曰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
内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
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又曰司馬景王令中書令虞松作表輙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鍾會為定五字松深悦服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馭震維臨齊璿政澤與風翔恩從雲動臣閶壁門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繆垂曲寵空席兹榮在於平壯猶不可勉况今綿痼百志俱淪

中書監

魏志曰黄初中改秘書為中書監劉放為監孫資為令

遂並掌機密歷文明齊王三世

又曰蔣濟字子通時中書令監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

晉書曰荀勗守中書監毗賛朝政及遷尚書令勗久在中書管機事失之甚惱人有賀者勗恚曰奪我鳳凰池

諸公何賀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云我當作中書監付都虞候斬之

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爲詔世祖踐祚權即用之

晉中興書曰肅宗欲使庾亮爲中書監亮上疏曰陛下踐祚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有私矣

晉諸公讃曰華廙爲中書監時事多不泄啓世祖乞授

子會答詔先時荀勗爲中書監末年亦使息組書詔草

傅祗爲中書監病風復使息暢書啓事皆前後相承以

子弟管之

後魏書曰孝文時蠕蠕如袁反國有喪帝遣高閭爲書與

之不敘凶事孝文謂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若情思

不至應謝所任

環濟要畧曰中書掌內事密詔下州郡及邊將不由尚

書者也後闕百官出益重有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

書同

陶氏職官要録曰中書監舊視僕射梁選簿書自宋已來比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位多領之

王導表曰臣乞得除中書監持節專壹所司竭誠保傅惟力是視詔曰昔者荀公曾從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諸人何賀耶顧足下處之勿疑

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

中書侍郎

六典曰中書侍郎掌貳令之職凡邦國之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叅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爲之使則持冊書以授之凡四夷來朝臨軒則授其表疏升於西階而奏之若獻贄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其人

與不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毓舉韓曁敦篤至行帝乃用之

吳志曰孫琳求中書兩郎典知荆州諸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也

晉書曰華廙字長俊爲人清簡弘雅加以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年四十五爲中書通事郎

又曰華表子簡字奉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

又曰衛瓘爲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

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

臧榮緒晉書曰夏侯孝若爲野王令居邑累歲朝野多

歎其屈除中書郎

晉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樂出宰牧而好内官今

皆先經外官治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曹嘉之晉紀曰汝南史曜字李茂爲山濤所知爲征南

府小吏鄉人周浚見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書郎

晉中興書曰孔演字元舒晉國初建與庾亮俱補中書

侍郎於時中興肇建庶事草創演經學博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又曰顧榮齊王冏召爲主簿冏自擅威權知其必敗唯終日昏酒冏以榮爲中書郎

又曰范甯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甯拜中書侍郎時烈宗雅好文學而甯明習五經甚見親愛朝廷疑議輙諮訪之甯指朝士直言無諱

又曰王濛字仲祖恬暢能言名理善隷書與劉惔爲中書侍郎太宗輔政濛惔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賔惔字真長少清峻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惔比荀奉倩

宋書曰王儆與從弟僧綽書曰閶門皆蒙時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書侍郎此足以闔棺矣

又曰裴瓚風神高邁遂爲中書侍郎出入禁門皆肅然改容

北史曰趙彦深諷朝廷以子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

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
馮祖及趙職我鳳池
隋書曰元善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
有敷奏𣪍氣抑揚觀者矚目
唐書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書侍郎正一在中書累
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學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爲稱職
又曰崔沔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
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

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

默偷安而爲懷禄士也自每有制勅及曹事沔多所異

同

王濛别傳曰濛爲中書郎在職四年無人對以濛難與

比肩故也

鍾會母傳曰嘉平元年車駕朝高平陵會爲中書郎從

行宣王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夫人自若

嵇氏世家曰嵇含爲中書侍郎書檄雲集莫不立草

通典曰隋初爲内史侍郎四員煬帝减二員改爲内書侍郎

陸士衡轉中書侍郎齊王冏士衡付廷尉衡出後謝表曰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不獲已乃詐發内妹喪出就第去哭泣受弔片言隻字文不關其間

梁庾肩吾爲寧國公讓中書郎表曰臣聞陟彼大行伯后之車屢怠望兹吳坂少遊之馬難追是知美非流水

立致摧轅駿靡浮雲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幼稱辯慧足對元禮弱標俊頴能嘲子淑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宮邃宇孰知懷憂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